

國之棟樑

雙城記 何冀平

舞劇《棟樑》誕生，故事由建築進入歷史，由測繪進入人生，以中國第一位女建築師林徽因一場貫穿人生的古建築測繪為敘事脈絡，聚焦林徽因、梁思成等一代中國知識分子踏遍山河、測繪古建、潛心治學、守護文脈的生命歷程，鋪展開一幅關於文明守護與精神傳承的時代畫卷，呈現百年前中國有志知識分子共同構成的棟樑群像。

梁思成和林徽因，國人盡知，世界聞名，他們共同奠定了中國古建築研究的學術體系，為中國古建築保護與研究留下了不可替代的遺產。兩夫婦窮盡半生，尋訪、測繪古建，系統整理出中國古建築發展脈絡，1930年到1945年間，中國正處於戰亂之中，他們沒有停下腳步，足跡遍歷全國15個省、200多個縣，實地考察測繪了幾千處被埋沒荒野的古建築，第一次用現代科學方法勘測本土古代建築，對斗拱結構作出影響深遠的分析，提出斗拱在中國建築上所佔地位，猶柱式之於希臘羅馬建築的核心論斷。他們首次從建築學視角系統測繪研究雲岡石窟，將其納入中國建築史體系，提出「五窟對應北魏五帝」，明確其「上承漢闕，下啟唐

構」的建築價值，夫婦二人一生共同求索，用專業和堅守為中國留住了古建築的根脈。在戰亂流亡的李莊時期，二人在貧病交加中完成了第一部由中國人撰寫的《中國建築史》，結束了中國沒有本土建築通史的缺憾。建國後，林徽因參與了國徽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是紀念碑底座和花環的主要設計者。

建築有棟樑，則廣廈不倒；民族有脊樑，則文脈永續。舞劇《棟樑》總編導韓真、周莉亞說，在創作中，她們始終把這份家國情懷放在作品的最深處，希望通過《棟樑》，用今天的舞蹈語言和舞台創造，回應先輩們未曾盡言的心志，也傳達屬於我們這一代文藝工作者對歷史的思考、對家國的情感，交出的時代答卷。

舞劇《棟樑》集結內地一線舞台藝術創作力量，9月10日，將從杭州運河大劇院啟程，開啟首輪全國巡演。10月起，《棟樑》將走進上海、南京、蘇州、西安、重慶、成都、東莞、深圳、廣州、南昌、廊坊、寧波等近20座城市。經過首輪巡演的持續打磨與沉澱，將於2027年元旦在北京上演。韓真、周莉亞創作的多部舞劇已經名滿天下，深切期待這部新作，為我們帶來更大的驚喜和美的舞台享受，盼望早日來香港演出。

此山中 鄧達智

從檳城飛返香港，國泰每天只有一班航機往返，沒設獨家候機室，讓商務艙乘客使用其他航空公司共享的Premier Lounge。

在國泰的大本營，香港機場擁有好幾個頭等及商務貴賓室，裏面餐飲頗不俗，尤其擔擔麵加雲吞及一系列意大利傳統特色食品，還有調酒師服務多款雞尾酒。同伴與我都不厭其煩，使用信用卡進入Premier候機室，就為了一碗頗為正宗的香港魚蛋粉。

一年一度南下檳城及怡保，全為檳島浮羅山背榴槤山樹上熟靚種榴槤，怡保芽菜雞與世上首屈一指的河粉。檳城Premier候機室提供的海南雞飯中規中矩，但地道叻沙甚得人心。這次返程有新發現，常規米粉加油麵的叻沙之外，還有腸粉底的叻沙腸粉。

在吉隆坡、怡保及檳城，相信馬六甲、太平、北海等地都可吃到非常貼地、軟滑柔嫩的腸粉，誰知真實候機室提供叻沙腸粉，更是高品質。

腸粉這物事流行於廣東、廣西與福建，或許自己疏忽，未見蹤影於其他省份。童年歲月，在吾族大祠堂及二公祠前大廣場，有偌大菜魚肉及熟食市場，最受歡迎之一，為一高瘦一圓潤斯文夫婦經營的腸粉檔。日後鄉里

告知，他們跟筆者歲數相若的獨生子，便是聞名粵港澳車仔麵名店「永年」的創辦人。那些年，看着腸粉老闆夫婦，一底一底將雪白或糖黃粉漿注入，鋪在平底蒸板的棉布上，蒸出熱騰騰粉皮，撒下蝦米與青葱捲成白色的原味腸粉，或黃糖味甜腸粉，撒落芝麻、甜醬、辣醬，成就了一頓簡潔溫馨的早餐。

最早改變我對腸粉觀感是在廣州，拉腸的軟滑煙韌跟香港注重米香的腸粉大有分別，更會放入雞蛋、牛腩等餡料，跟香港茶樓酒館吃到幾乎千篇一律，卻停不了大眾特別鍾情的鮮蝦腸、叉燒腸、牛肉腸、油條內容的炸兩不同。

近年吃過前「鴻星酒家」即今天「碧麗苑酒家」總廚寶實龍哥——何寶龍師傅炮製的「腸粉底或油王阿拉斯加長腳蟹」，驚艷多年，仍然樂道，仍會抽空回去幫襯。



●檳城飛返香港，國泰候機室提供的南洋傳統美食除了海南雞飯及叻沙之外，還有驚艷叻沙腸粉。作者供圖

賣旗的感動

發式生活 南台余宣發

記得一個多月前，跟東華三院主席及董事會一年一度午餐會面。因電台常與東華合作，自己又常當活動司儀，當日也有出席。席間他們介紹各項籌款項目，包括剛過去的8月19日賣旗日。我二話不說地表示：「我也想做義工，賣旗日預埋我。」

接近賣旗日，一直沒人聯絡，原來他們以為我只是說說，其實我很認真。公司公關為我安排妥當，前一天先領取賣旗袋及貼紙。這是我第二次做義工賣旗，每次感受都不同。其實街上每一位售賣旗幟的都是義工，希望大家支持他們，更重要的是支持慈善機構，善款幫助有需要的人。

這次最令我感動的有三個畫面。第一，約10歲的小朋友走到面前，拿着五六個硬幣說：「我只有這些錢。」我回他：「多少錢也可以，你這麼有心，多謝你。」小小年紀已懂得助人，將來一定出色。

第二，一位老人家主動拿着100元放入錢袋，笑容滿面說：「辛苦你了年輕人。」我也回：「不辛苦，祝你身體健康。」她再說：「大家都身體健康。」

第三，大會安排我在九龍塘港鐵站出口賣旗，旁邊是一間髮型屋。我向一位男士介紹今天是東華賣旗日，他起初沒反應，後來打開閘門，拿着三張50元紙幣，分別放入附近三位義工的錢袋，原來他是店舖老闆。有些人不動聲色，善心卻一直都在。我連忙祝他「生意興隆，身體健康」。

數小時裏，我說了幾百次「今天是東華三院賣旗日」，有些人沒反應，甚至故意避開，可能趕上班沒時間停下來。但我衷心希望，大家下次看見售賣旗幟的人，就算一蚊幾毫，也願意支持。集腋成裘，福有攸歸。

水墨婺源和徽派風情

獨家風景 呂書練

低調的江西不僅有大名鼎鼎的景德鎮，還蘊藏着無數的人間秘境，包括不少文化名村名鎮。這些承載着歷史記憶的村鎮以其獨特的民居風格、民俗風味和民生風尚成為今日訪客的懷舊打卡點，也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和豐富內涵。

距離景德鎮不到半小時高鐵車程的婺源縣，就是這樣一個地方。行前參閱資料，知道婺源是中國古徽州府所轄的六縣之一，也是徽州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最典型的傳統文化體現就是白牆黛瓦的徽派建築，及其兼具水墨畫意境的鄉間景致。

抵達位於該縣虬城街道的婺源站，從月台走向機場大廳出口的過道上就強烈感受到「婺源風格」——沿道所見是一幅幅猶如淡綠山水畫般的圖景，上面的廣告文字也「非常婺源」，諸如「只此青綠入畫中 水墨婺源待君來」、「遠山墨色近山青 不負相思不負卿」等等，婺源的風景風格已浮現腦海。乍看，千年古鎮倒若黛綠年華的少女，讓人想親近，卻不敢佔據。

婺源站站房和站前廣場很空闊，站房外立面通過馬頭牆托起六根花柱和木色百葉等徽派建築元素；廣場中央則立有祖籍為婺源、有「中國鐵路之父」稱譽的詹天佑塑像，兩側分別設有展現當地硯台文化和茶文化的雕塑，恢宏大器中蘊含非遺文化。

有關婺源的旅遊推薦中，主要有三類

景區，一為位於紫陽鎮的弦高古城，二為位於江灣鎮的篁嶺景區，三為婺女洲度假區。由於時間不合，加上人工性質，我們放棄了後者。

弦高古城是一座融合徽派建築與水鄉風情的免門票景點，以古塔倒影、小橋流水及豐富的非遺文化聞名。地方不算大，經過修繕打造，形成一個有石板老街可蹣跚、有徽派古居可遊覽、有特色小食可品嚐、有民俗文藝可觀賞的文化街區。

我們那天特別在傍晚前到達，首先入屋登高品細餅、觀全貌，再在街頭巷尾蹣跚，等到入夜，當古色古香的燈籠一盞盞亮起，溫暖的混色光線倒映在湖水面上，再配合魚燈巡遊，整個街區瞬間充滿徽州水韻與煙火氣。不但體驗猶如穿越時空的浪漫氛圍，也勾起心中的懷舊情緒。

篁嶺景區則是另一種風格，通過電視介紹，不少人知道有個「篁嶺曬秋」這個民俗景觀，但我們初夏到達，既看不到美麗鄉村的梯田油菜花海，更無緣賞到當地人在屋頂晾晒農作物的壯觀景象。但在這座設有索道直達的山寨村落，無論是走在高高低低的狹窄街巷，還是望向遠處的青山及其鑲在其間的徽派古建築，仍然感受到古韻風情。因為這裏保留修繕百餘幢明清徽派古建築，據悉，2023年，篁嶺村獲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公布為「最佳旅遊鄉村」；2024年底，獲國家文旅部確定為5A景區。反映出其日益完善的景區設施和文化價值。（贛院行之四）

《鳳池生春》

細說星光 叢仁

早兩年說起短劇，印象還停留在手機豎屏、一分鐘一集、30秒內必用一記耳光的工業快餐。但近一年多，內地長視頻平台不約而同推起「中短劇」賽道——橫屏拍攝，單集8到15分鐘，在騰訊視頻、芒果TV等平台設專區播出。這個長度很妙：比微短劇從容，不必每分鐘出一高潮；又比45分鐘長劇來得緊湊。可以說，短劇終於長出了自己的骨架。監管引導「提質減量」之下，創作者開始認真對待這個格式——不是把長劇剪短，而是一種全新的敘事容器。

《鳳池生春》四字，初看以為是文官清流戲，實則是一套徹底的女性重生復仇劇。故事開局便把女主戚元（朱麗嵐飾）推入絕境：她本是侯府流落民間的真千金，卻被掉包成屠戶之女。假千金戚錦（王楠楠飾）為自保，步步陷害欺辱，將戚元逼至絕路，最終無奈淪為靖王蕭雲庭（鄧凱飾）的暗衛。戚元在刀口舔血的日子裏與蕭雲庭互生情愫，以為苦盡甘來，誰料大婚之夜齊王瘋狂闖入，戚元被迫與他同歸於盡。命運在此轉折——她重生了。這一世，屠戶女不再忍讓，見神殺神，見佛殺佛。全劇21集，每集10分鐘，前幾集快速鋪完前世的屈辱與死亡，重生後便是一路反殺。假千金、齊王、侯府眾人逐一清算，爽感密度極高。這種「前世快刀收、重生全力衝」的結構，恰好是十分解構的短

劇最擅長的節奏——不拖泥帶水，每一集都要有血有肉。

撐起這部劇的，是朱麗嵐與鄧凱的雙主演組合。朱麗嵐飾演的戚元，層次分明。前世那段從屠戶女到暗衛的路，她演出一種被生活磨粗了的韌——不是苦情戲裏的哭哭啼啼，而是帶着市井氣的咬牙硬撐。大婚夜那場同歸於盡的戲，是全劇情緒的爆破點，朱麗嵐沒有誇張嘶吼，而是用一種近乎冷的決絕，把角色前世的賬一次性結清。重生之後，她的眼神從「忍」變成「狠」，那種「我誰都不欠了」的鬆綁感，是整部劇最過癮的地方。

鄧凱飾演的靖王蕭雲庭，則是這片血色裏的一點溫。他與戚元的感情不是從天而降的甜寵，而是主僕關係中慢慢長出來的信任——他給她刀，也給她退路。鄧凱把這個角色演得不搶戲、不油膩，像鳳池裏一汪活水，讓戚元重生後的第一個念頭不是復仇，而是「回來見他一面」。王楠楠的假千金戚錦，則是那種讓人看了牙癢的反派——不是大奸大惡，而是精緻利己到骨子裏，是最真實的討厭。

●《鳳池生春》劇照 作者供圖



夏日隨想

如賀是好 梁賀

今年的天氣有點瘋狂，暴雨暴曬反覆橫跳，如同上天在喇喇洗牌，而我們的血肉之軀則被夾在一堆牌之間，非左右騰挪不能成活，最終還是不知命運給我們發出什麼牌。

生活在港城則更加殘酷，自小我們就知道「香港位於亞熱帶，形狀就像大夾拐」（青蛙的粵語稱），颱風年年有，濕熱難耐則為家常便飯。室內空調（在港只稱「冷氣機」）長年被保持在16度，西裝革履行走於體貼連通的寫字樓與寫字樓、辦公室與港鐵之間，自然沒有四季寒暑，僅剩工具一般的恒溫、恒濕、恒拚搏。

這一冷一熱的劇烈交替之間，彷彿白灼雲吞麵過冷河，煉就一身強大的適應性外，涼茶龜苓膏老火去濕湯便是可救命的慢性丹藥。

我們習慣以地域籍貫統分類人群——廣州人和上海人不一樣，甚至南方人北方人不一樣，有着約定俗成的經驗共識。但我認為不可以用傳統的籍貫去總結香港人，上海人寧波人潮州人客家人，也許都是香港人遠久故鄉的身份，但「香港人」其實是一個非常獨立的人群，歷史上逃亡而來的淵源和近一百年幾代人的中西文化劇烈交融，造就了他們極其特殊的「獅子山精神」。

就說尋醫問診，便與內地不一樣。香港的尋醫就診可謂典型的東西交融，西醫專科私人醫生很多，跌打中醫亦是琳瑯滿目。時不時有北方的朋友問及，為何在香港總能買到各種各樣包裝神奇精彩、配方古靈趣怪的藥油？我總會耐心介紹，那些神奇的瓶瓶罐罐裏，深藏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華人在世界大

亂局面前掙扎生存的堅實證據。南粵有瘴氣，華工下南洋，那些水土不服、痢疾橫行、命若汪洋大海中的小舢舨的時光，江湖術士的土方法便是懸壺濟世的靈丹妙藥，不知拯救了多少苦難華人的身心靈。

我亦是在用遍黃道益、斧頭標、白花油、張權之後，才得以在中年時分再次理解我的戲劇導師詹瑞文先生力作之一《男人之虎》中的「虎」，除作「苦」外，亦含虎標萬金油的「不能治百病卻真實治百病」的哲思。

此中真意，也是中華民族道家思想的核心，不求征服與臣服，但求共存，天人合一。

此刻我正坐在金鐘遮打花園的長凳子上，炎夏的陣雨來了又走，外出午飯的人們行色匆匆，每人都夾着雨傘，像握青龍寶劍的俠客行。我抬起頭，這才發覺遮打花園中庭院的樹以鳳凰樹居多，而此刻正是花將盡果英懸於半空的狀態。

對於南國而言，鳳凰樹是非常值得一提的樹種，樹幹雄壯姿態優雅，花開時絢麗，不開花時枝葉稀疏，帶有一種日式物哀美學的零落感，而它的果實，便着實是我的童年裏最珍貴的回憶之一了。

我小學校園裏，就有一棵老鳳凰樹，矗立在操場正中間、教學樓正前方。也不知是先有鳳凰樹還是先有校園，反正整個6年的小學時光裏，那鳳凰樹就像位不朽的老校長一樣，哪哪都不能少了他。每天進了校園先看見的是它，作文要寫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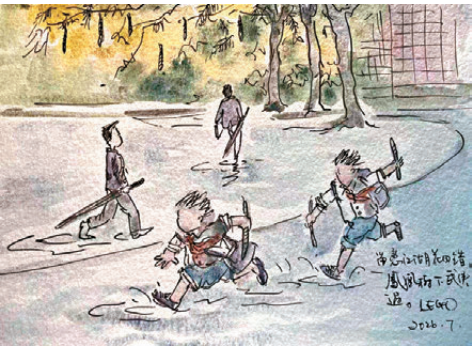
長蟲子時要幫它滅蟲，最關鍵的，在它結果之時，那長若朴刀的果英，正是我們男孩們的恩物。

在那沒有商品玩具但有金庸的時代，鳳凰樹的果實，就是我們行俠仗義闖蕩江湖的寶劍。我們不時比比誰的運氣更好，能撿到老樹贈與的最佳兵器，偷偷揣在校服中，走在路上感覺像個錦衣夜行的蓋世豪俠，連看向心儀女生的眼神都帶上了氣壯山河的自信。

下課鈴聲便是闖蕩江湖的號角，紅領巾紮在頭上，抽出「寶劍」便殺出教室，無來由地奔跑將自己想像成騎着駿馬飛馳的英雄好漢，把走在路上的女生們嚇得連聲噴罵便是一位英雄最榮耀的勳章。

現在，若不是枝頭上一條條垂下的果英，我竟然都沒認出那幾棵在遮打花園默不作聲的，是滿載我童年回憶的鳳凰樹。

鳳凰樹還是年年開花結果，年年把「寶劍」掛滿樹丫，只是那些「俠客」們，早已進化成看似西裝革履卻內心潦草的社畜，在烈日與暴雨下匆匆而過。那些侍匡扶的正義，亦不見影蹤。



●「留戀江湖花田錯，鳳凰樹下武俠過。」繪畫：梁賀

觀眾的滋擾行為(之二)

演藝蝶影 小蝶

很多人認為現時一些劇院觀眾做出滋擾行為是因為他們不慣看舞台劇，是「新哥觀眾」。他們不知道在劇院是有一套規則，因而做出一些被視為自私、滋擾，以及不尊重表演者和其他觀眾的行為。

這應該是其中一個理由。由於不認識或不熟悉規矩，便做了一些令人不滿或不舒服的行徑。不過，現時所有演出在開場時都先清晰地以兩文三語廣播如看演出時要保持安靜、關掉手提電話、不可進食等觀劇規條，以免影響演出者和其他觀眾。所以，即使首次踏進劇院看表演的觀眾，也應該聽到指示和勸喻，不能再以「我不知道」為藉口。

可是，我仍然時常在看劇時被人騷擾，最常見的是亮着手提電話的屏幕。他們一邊看戲、一邊瀏覽電話或回覆訊息。這種做法很討厭，因為他們分明向台上的人表示其表演不夠吸引，令他們

感到非常沉悶，逼着另找娛樂。

亮着電話也十分騷擾附近觀眾。一次，我坐在3名女子後面，她們都亮着光亮的電話屏幕。屏幕的光比舞台燈光更亮，不但令我難以集中，也令我雙眼很不舒服。中場休息時，我向帶位員投訴，她們便勸告這3人不要再拿電話出來。可是，其中二人依然故我，只是把屏幕調暗一點。雖然帶位員看到此情景，卻不再理會。散場時，我經過帶位員面前，她只跟我說：「我也沒辦法。」怎會沒辦法呢？她是絕對有權叫不守規則的人離座的，只是不肯多做，以免惹麻煩吧？

在座位中打開手袋拿東西出來的聲音也是很滋擾的，因為拉開拉鏈和在袋中尋找東西的聲音即使在很靜的觀眾席中仍是很響亮，尤其是拿膠袋出來。膠袋被揉捏時發出的窸窣聲音足以令沉睡的人醒來，坐在你附近的人都會聽到和被騷擾。

有什麼聲音比拿出膠袋聲更令人抓狂

呢？就是從膠袋內拿食物出來吃。一次，我在只有百多個座位的小劇場看戲，坐在我背後的長者竟然拉開手袋拉鏈，在手袋內尋找膠袋。找到後，她竟從膠袋內拿出嘉應子來吃。吃過嘉應子的讀者都知道要拆除嘉應子的3層包裝紙是會發出不短和不輕的窸窣聲音。即使我再專注，也不可能不被那人進食嘉應子前所發出的聲音影響。我禁不住兩次回頭看她，她卻厚顏地繼續享受她的零食。中場休息時，我向帶位員投訴。可是，那人已滿足了食慾，帶位員表示無計可施。

早前我看劇時，坐在我右邊的女士掉了東西在我左腳下，她竟然在沒有徵詢我之下便整個人趴在我雙腿上用手在地上摸索。她的指甲更刺到我的腳，真佩服她連一句對不起也不說，當我是一塊木頭。左邊的男觀眾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台上與其他小孩大合唱時，竟然放聲大唱起來。那次我真的完全被騷擾。